

載《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暨語言學》
專刊外編之四（2004）

變化中的台灣話——真實時間的比較*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台灣語文學系

洪惟仁

uijin@saturn.yzu.edu.tw

<http://www.uijin.idv.tw>

1. 社會方言學的動態研究

我在拙文〈方言學的分科與跨科聯繫〉(洪惟仁 2003:15-20)中主張傳統方言學研究和地理方言學研究的方言資料都是靜態的，沒有辦法提供我們有關「變化」的信息，唯有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或地理方言學加上了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才能提供我們動態的方言學信息。

社會方言的共時變異可以用曲線圖展示出來，研究者通常希望從變體分佈曲線圖就可以推論這個語言正向某一個方向進行著變化，但以下將證明共時的變體分佈圖只能提供「表面時間比較」(apparent time comparison)的資訊，任何曲線圖式都不能提供絕對的證明。最理想的證明是在不同的時點做相同的調查，進行「真實時間的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

我們將方言變體分佈圖式分成三種。

1.1 馬蹄狀圖式

一個言語社區的許多成員，少年時代說本地腔，青、壯年時代出了社會，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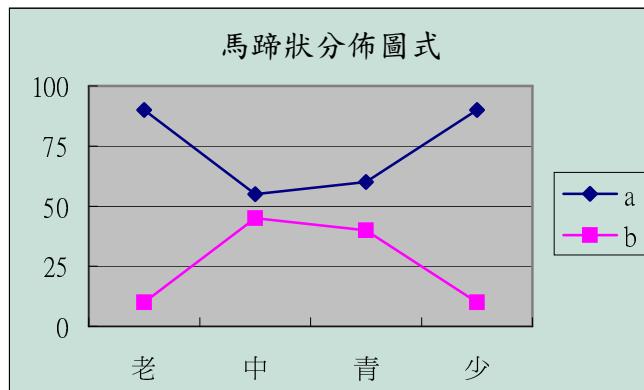
* 本文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是根據國科會資助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1-3/3)」調查研究計畫(編號：NSC 88-2411-H-007-005-; NSC 89-2411-H-155-004-; NSC 90-2411-H-155-022-)，謹此致謝。又本文最初做爲博士論文(洪惟仁 2003)的一章，並在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辦的「第五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5/22-23)宣讀，承蒙指導教授曹逢甫教授及王旭教授指教，謹此致謝。

和外界溝通的需要，改說優勢腔，等到退休，告老還鄉，又改回家鄉的口音。

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的話，這個方言就沒有什麼變化，不同的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就成了一種穩定的「年齡級差」(age grading)，是一種循環的共時變異，而不是什麼「進行中的變化」。¹

這樣的變體分佈曲線往往成了一種馬蹄形(U字型)分佈圖式(如 Downes 1998: 224 所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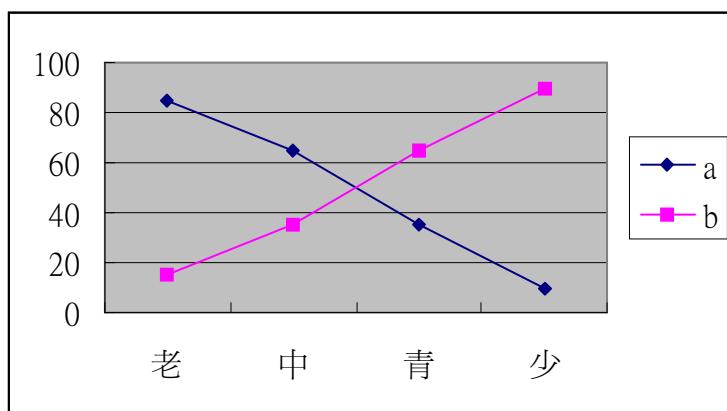
像圖(1)所示的的 U 狀曲線圖，a 和 b 兩個變體顯示的兩條曲線並沒有交叉。這樣的圖式通常被解釋為這個語言的這個變項沒有發生「進行中的變化」。不過在現實中標準的馬蹄狀分佈圖可以說極為罕見。

1.2 交叉狀圖式

和馬蹄狀圖式相反，如果兩個或以上的方言變體在年齡層分佈圖上構成 X 交叉狀，顯示這個方言可能正在進行著變化。下面是某一個變項 a 和 b 兩個變體互為消長的圖式：

(2) 方言變體交叉狀消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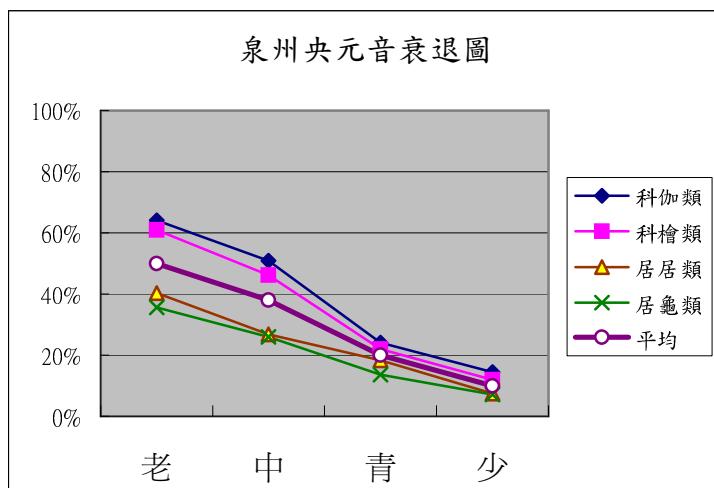
¹ 穩定的年齡級差通常表現在青少年的知識成長時期(acculturation)，成人的表面時間通常表現了真正進行中的變化(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152)。就像小孩由娃娃鞋，換上學生鞋，長大換上成人的皮鞋，每一個時代的孩子都在重複著同樣的變化，但是一旦成人之後就開始跟著流行潮流而變化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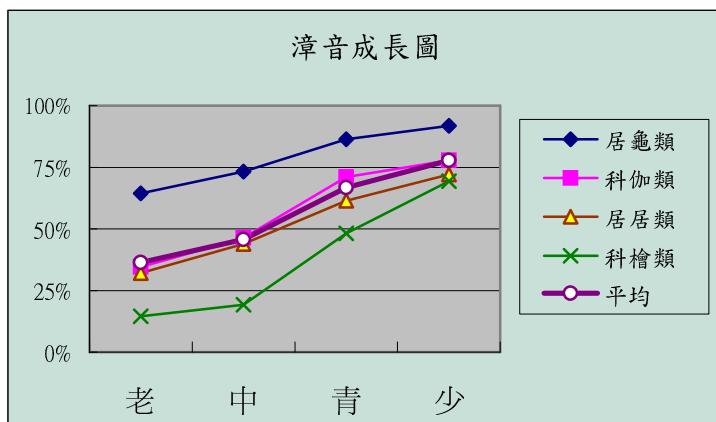
這個曲線圖顯示：隨著年齡的下降，a 越來越少人使用；而 b 逐漸取得優勢，越受年輕人的歡迎。雖然這個圖只顯示了「共時的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但是我們推論 X 方言正在發生一個「進行中的變化」：a 的延長線顯示 a 變體將會趨向於變成 0%，消失了；b 的延長線顯示 b 變體趨向於變成 100%，也就是說：這個方言在那個時點完成了 a→b 的音變規律。

這樣的變體消長圖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中到處都可以找到實例。筆者在拙著〈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洪惟仁 2002)一文中提供了一個泉腔央元音字類的變體消長圖，結果顯示央元音字類的字在台灣的偏泉方言區的老派方言都還保存著央元音的唸法(-ə, -ɪ)，但是中年以下的新派，隨著年齡的下降，央元音變體逐漸衰退，越來越少人使用了，相對的漳州腔的非央元音變體(-e, -ue, -u, -i)卻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成長，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使用。下面是排除新泉腔方言重新繪製的「老泉區」內的兩個變體分佈曲線圖：

(3) 央元音衰退圖



(4) 非央元音的成長圖



把兩個圖結合起來，就是(2)圖式所顯示的 X 狀曲線圖。雖然有的變項的變體(如〈居龜〉類)在圖上所顯示的共時面看不到泉音和漳音的曲線交叉，但其兩條延長線是成交叉狀的，我們也可以看成是 X 狀交叉分佈圖。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其分佈關係推論這四個央元音字類的音讀的過去和未來：偏泉方言區內的央元音變體本來是佔優勢的，但現在這個特色已經逐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非央元音的漳腔音。

但是交叉狀曲線圖式也不能證明為進行中的變化。Chambers (1995) 報告了一個實例：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對於英文 ‘z’ 字母讀法的調查。加拿大 ‘z’ 傳統的唸法是 zed，但是小孩子都喜歡唸成美國式的唸法 zee。根據他 1979 的調查，12 歲的小孩有 2/3 唴美國音，而成人中只有 1/10 唴美國音，變體 zed 和 zee 在年齡層的分佈成了勻狀圖式。假使這些加拿大小孩一直唸美國音，那麼可以推斷加拿大的 zed 終將變成 zee，這個圖式就顯示著一種進行中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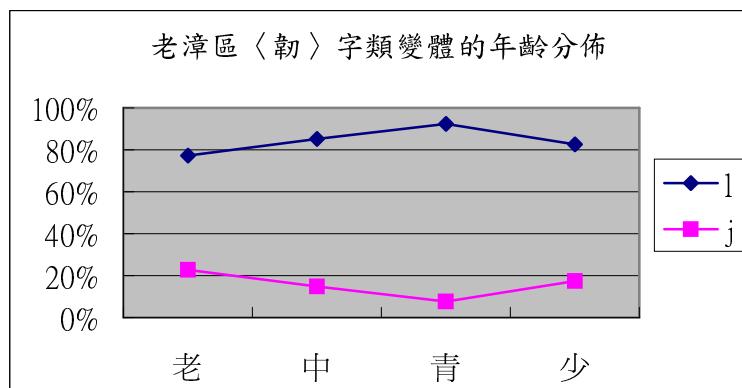
可是十三年後的 1991，Chambers 再重複做同樣的調查，發現成人發 zee 的還是 1/10。原來加拿大的小孩是因為受到美國電視節目的影響而唸 zee 的，一旦出了社會，就都紛紛恢復加拿大的 zed 音讀了。

加拿大 z 字字母音讀變體的 X 狀分佈圖式顯示這種共時變異只是一種穩定的「年齡級差」，一種循環的變異，而不是什麼「進行中的變化」。

1.3 勺狀圖式

有些並不是常態分佈的鐘形曲線，曲線的尾端彎曲了，就變成 J 字形或ㄤ字型圖式，我們叫做「勺狀圖式」。這種曲線圖很像是馬蹄狀圖式，實際上只是 X 狀圖式的變體。在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尾部微翹的勺狀圖式是常見的年齡層變體分佈圖式。下面是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所得的一個〈入〉字頭變體分佈圖例。

(5) 老漳區〈韌〉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上圖顯示〈入〉字頭聲母(j[z/dz])在〈韌〉類韻母(un)之前變成l和保守j音讀的年齡層分佈圖。圖中顯示傳統的j聲母已經衰落，紛紛變成l，j變體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下降，至青年層達於谷底，但少年層卻反而顯示出比青年層、甚至中年層更加保守。

我們的台灣社會方言調查資料所顯示的年齡層變化有兩種，一種是如本文圖(3)(4)所顯示的交叉狀圖式，這種圖式明顯的是一種變化中的變體分佈圖，但是圖(5)所顯示的勻狀圖式也很常見，如果勻狀圖式是馬蹄狀圖式的變體，顯示的是穩定的年齡級差，不是進行中的變化，這樣我們的研究結果就會發生無法解釋的矛盾。難道我們的調查資料所顯示的年齡級差，有些顯示情形中的變化，有些不是嗎？如果真有這樣的情形，我們如何可以得到語言結構上或語言社會學的解釋呢？

我們無法設想有什麼結構上或語言社會學的解釋，因此我們只能假設台灣閩南語的勻狀圖式和交叉狀分佈圖式都同樣顯示進行中的變化。至於少年層的保守性，我們的解釋是因為少年層人口尚未出社會，他們最常接觸的人是母親、祖父母及鄰居的長輩，和外界不同方言的人較少接觸的機會，所受外界語言的影響較少，可是一旦到了青年，或因當兵、或因就業，離鄉背井，到外界打拼，就會開始遷就大環境的口音，日久逐漸改變，而放棄了家鄉音²。在這種情形下，少年層的語言往往比青年層保守，因而形成勻狀分佈圖。這種勻狀圖式其實是交叉狀圖式的變體。

無論如何，我們的結論是，任何圖式所顯示的表面現象無法直接證明這個語言或方言是不是正在進行著的變化。

² 必須說明的是我們的少年層取樣年齡在 15-20 之間，因為一般認為十四、五歲以下的少年口音尚不穩定，因此不在我們的調查取樣範圍內。在我們的地理方言學調查中出現了一個個人方言發展史的實例。1988 年我與駱嘉鵬教授調查苗栗後龍過港村的白沙屯方言，我們調查到一個十七歲的青年駱昭文，發現他的口音相當保守，滿口白沙屯腔。幾年後昭文當兵回來，卻變成滿口普通腔。我對他說：「昭文，你的口音變了。」但是昭文矢口否認，他認為他自己一直都是「鄉音不改」。但是調查紀錄證明，昭文在進入大社會之後不知不覺間改變了口音，向台灣普通腔靠攏了。

1.4 表面時間與真實時間的比較

Labov 把變體在年齡層上所顯示的分佈狀態以推斷共時變異的時間差叫做「表面時間」(apparent time)。一種共時的變異是否為變化中的語言現象不能驟然從變異的表面現象斷定，而需要基於非語言的 (non-linguistic)，如語言社會學的因素做旁証，或根據其他的社會方言學資料推論，但「旁證」和「推論」並不等於「證明」。真正的證明須求之於「真實時間」(real time)的比較 (Labov 1994)。

所謂「真實時間的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 是用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兩個時點所進行的調查結果加以比較，根據其差異的顯著性證明方言是否在進行著變化。這種方法追求「質的比較」(qualitative comparison)、而非「量的比較」(quantitative comparison)。

真實時間的比較不但可以證明「進行中的變化」，當然「穩定的年齡級差」而不是進行中的變化，也還是要用「真實時間」的比較來證明。總之無論共時的「變異」是不是「變化」，真實時間都是最好的證明。

Labov(1963) 引用 Kurath(1941) 的紐英格蘭語言地圖集及早期的紀錄，證明至少 1940 年代以前，除了少數高階人士偶然發 -r 韻末(coda)之外，基本上-r 韵末已經在紐英格蘭消失。但是 1962 的調查發現 -r 在恢復中。Labov 認為這是由美國普通話(general American)引進的。這裏，Labov 做了一個真時比較，不過在這個階段，他所採用的方法仍然限於與「歷史文獻」做比較，而非社會語言學的比較。

24 年後，Fowler(1986)用同樣的方法在同樣的地點、場所，調查了相同的語言變項。結果發現-r 韵末在年齡、階層的分佈比率差不多，但是在高檔次百貨店發 -r 變體的整體增加了約 10%，不發-r 的減少了約 10%，低檔次百貨店的比率差得更多。由此證明紐約正在恢復 -r 韵尾的發音。這樣的論證方法才是真正社會方言學的「真時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

假使我們能夠得到社會方言學的「真時比較」的證明，那麼其他非語言因素的證明就不必要了，而歷史文獻的證明也變成次要的了。上引 Chamber(1995)對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對於英文 ‘z’ 字母的讀法屬於「穩定的年齡級差」而非「進行中的變化」的論證，就是用社會方言學的「真實時間」的比較方法證明的。

真實時間的比較其實已經是語言的歷時(diachronic)比較了。只是社會語言學的真時證明和歷史語言學的歷時證明不一樣，歷史語言學的文獻比較所得的時間差度(time span)比較大，如果是歷史語言學的構擬(reconstruction)，時間差度可能更大，可以達到幾千年，但因為社會語言學的歷史尚淺，能夠比較的時間差度都相當小，能夠比較的文獻也不多，這就要看運氣了。

2. 台灣話社會方言真時比較的方法

閩南語的社會方言學調查中，有關「表面時間」的調查倒還有一些，林珠彩(1995)、陳淑娟(1995, 2002)、林郁靜(2002)提供了個別點的調查資料，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計畫(洪惟仁等 1999-2002)做了比較全面的調查，包括 16 個方言點的一般社會方言調查和和大專學生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資料。但是這些文獻因為研究方法相差很大，資料很不一致，地點不同，時間卻很接近，因此不適合做「真實時間」的比較材料。

可以說，在台灣從來沒有人真正有意地做了「真時比較」的調查研究。但是非常幸運的，鍾露昇(1967)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替我們留下 448 位大學生的社會語言學調查紀錄，而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社會方言學調查計畫也做了 769 份「台灣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問卷調查。兩者的調查方法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對象同樣是遍佈整個台灣的大學生的閩南語方言調查資料。本文的目的是根據這兩份資料來進行社會方言學的「真時比較」，證明台灣的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

2.1 相距 35 年的兩個社會方言學調查

鍾露昇的調查是在 1964-1967 年之間陸續進行的³，主要的資料是 1964-1965 年做的，而我們的調查是在 1999-2000 年做的，兩個調查大約相距 35 年。本文把鍾露昇的資料當成語音認同的資料，和我們的調查資料進行一個相距 35 年的台灣閩南語語音的「真時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以證明我們的表面時間比較的「共時變異」是真正「進行中的變化」。

2.2 兩份調查資料比較的方法

任何資料要進行比較，必須要在同質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否則會發生內在有效性問題(internal validity)，因此我們在進行比較之前，必須儘量去除兩種資料的異質性，做同質化處理，再進行統計分析。

³ 鍾露昇(1967:34)在序言中說：「筆者於民國五十三(1964)年由美進修語言學回國後，就開始帶領選修語言學的學生作調查。第一年調查了二百多人，五十四年六月師大校慶時候，曾經把調查所得公開展覽。五十六(1967)年得到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資助，繼續工作，又調查了二百多人。前後經過三年，雖然只得了一個台灣閩南語的大略輪廓，可是已費了不少力氣。」

2.2.1 資料的同質化處理

鍾露昇(1967)和洪惟仁等(1999)兩個計畫最初的調查目的並不相同。鍾露昇的調查是為了做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研究的，只因為鍾露昇的調查非常注意社會階層關係，對於發音人的背景資料紀錄得非常詳細，同時具有社會方言學的價值，我們認為可以當成是當時的青年對於閩南語變體認同的資料；而洪惟仁等的調查，一開始就是為了調查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而做的。

雖然兩者存在著一些相同點，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差異點，需要捨異求同，儘量把資料的性質調整到一致才能進行比較研究。以下就鍾露昇(1967)和洪惟仁等(1999)的調查資料的異同點做一個比較：

(6) 鍾洪共同點：

	鍾露昇	洪惟仁等
調查對象	大部分為大一學生	大部分為大一學生
受訪者年齡	19-26 為主	19-20 為主
受訪者的選擇	隨機取樣	隨機取樣
訪問地點	大學校內	大學校內
資助單位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7) 鍾洪差異點：

	鍾露昇	洪惟仁等
調查時間	1964-1965	1999
受訪人數	448 人	769 人
原始調查目的	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	台灣閩南語青年語音認同
調查變項	音讀為主、兼做詞彙	音讀
詞表條項	詞彙	詞彙編入句子中
調查詞彙數	27 詞 55 字	47 句 293 字
調查學校	台灣師大、輔仁大學	遍佈全台 12 所大專校院
調查方法	請受訪者唸字表	讓受訪者聽錄音帶，聽兩次後圈選認同之變體
記音方法	轉寫為 IPA，本計畫再編碼	直接編碼

兩個調查計畫，調查對象都是大一學生，但調查時間相差約 35 年，受訪者的選擇都採隨機取樣方式。還有，兩者都應該屬於正式體(normal style)而非隨便體(casual style)

調查。基於這些共同點，我們認為兩個調查資料可以做「真實時間」比較的根據。

不過這兩份資料也有一些差異性，這些差異性必須減到最低限度才能免除內在有效性的疑慮。一個共同的問題是兩者關於成長地難免有點定義上的模糊，比如我們雖然在問卷裡要求受訪者填寫「成長地」，我們不知道學生填寫的「成長地」是不是和我們的定義相同，受訪者也許把「出生地」或父母親的「家鄉」當成自己的生長地，但我們所謂的「成長地」指受訪者大約十四歲以前居住的地方。所以假定出現了偏漳區人口移民到偏泉區或偏泉區人口移民到偏漳區的情形，因成長地定義不一所產生的誤差無法避免。所幸我們的樣本數相當多，應該可以把誤差減到可容忍的範圍內。而且因為戒嚴時期國語政策的壓制，閩南語在學校內一直都被禁止，學童只能說國語，沒有機會接觸同儕的方言，因此受訪者通常保存著父母的家鄉方言，所以即使受訪者把「成長地」誤會成「出生地」或父母的家鄉也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

另外的問題是調查方法的差異，鍾露昇是用詞表請受訪者按詞發音，研究者再轉寫為 IPA，這種做法可能收集到一些很特別、但出現頻率很少的變體，而我們的調查，只選擇了幾個主要的變體發問，所以一開始就把那些很特別、但出現頻率很少的變體當成「異常值」(outlier) (參見 Hatch and Lazaraton 1991:181 的討論)，沒有列入問卷內容。

為了減少資料性質的差異性，我們想到的解決方法有以下 6 個：

- (1) 刪除鍾露昇資料中主要變體之外的「異常值」，只採用主要變體統計，以便和我們的問卷原則取得一致。
- (2) 忽略鍾露昇紀錄中音值上的細微差異，按我們的音類分析原則，重新編碼(coding)，其編碼(code)必須和我們的編碼一致，輸入 dbf 檔，以便統計與比較。
- (3) 鍾露昇的調查對象只限閩南人，但我們的調查是所有在台灣生長、會說閩南語的人，本研究只篩選我們的檔案中族群為閩南人的部分比較。
- (4) 鍾露昇的報告中將受訪者的回答按鄉鎮、變體類型歸類，每一個類記下 token 數，然後把當地 token 數最多的變體繪在地圖上。本研究把兩份資料的每一筆 token 都當成隨機取樣的標本，全部算在調查筆數。
- (5) 鍾露昇的 27 條調查條項中有為了調查語音差異的、有為了調查詞彙差異的，但我們所設計的 47 句所涵 293 個字都是為了調查語音差異的。本研究只選擇鍾露昇的語音資料中和我們的資料相同的：鼠、豬、雞、皮鞋、皮鞋、糜、頭毛等共 7 個字音作比較。⁴

⁴ 兩筆資料同一個字類的涵字數不一樣，我們調查的字數多得多。我們不能拿鍾露昇的一個字的發音和我們的一個字類的發音數據做比較，因為詞彙擴散現象(lexical diffusion)的關係，同一類的字不是每一個字變化的速度都一樣的，比如「鼠」和「豬」的變化速度就不一樣。每一個個別「字」都不能代表一

- (6) 鍾露昇的資料中有關地名的部分，因為行政區域劃分改變、地名改變，造成兩份調查資料有關受訪者的成長地不一致部分，按現在的地理資料修改。如鍾露昇的資料「木柵」屬於「台北縣」，比較時改為「台北市文山區」。

2.2.2 幾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經過這樣的調整，兩者的差異性應該可以得到基本的解決。不過還有三個問題無法解決。

一、語體(style)問題：鍾露昇採用的調查方法是讓受訪者發音，屬於「唸字表」(word-list)語體的調查，而我們是讓受訪者聽錄音帶，聽兩次後圈選認同之變體，並沒有讓受訪者實際發音。「唸字表」和「圈選認同之變體」反映數據必然有所不同，我們猜想前者可能會比後者保守一點。因為心理上的認同通常比行為上的實踐來得容易，有些人可能心理上認同優勢音，但行為上不一定能夠反映出來，相反的，行為上實踐的，在心裡上也可能不認同。猜測認同調查對於標準音的認同會高一點，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到底會造成數據上多大的落差，尚待調查研究，

二、記音方法問題：鍾露昇採用的紀錄方法是讓受訪者發音，然後轉寫成國際音標，因為是研究者進行記音，錯誤機率比較低；但是我們採用的是讓受訪者聽錄音帶，直接選擇認同的變體，記在問卷上，這種方法造成答問及轉寫時誤聽、誤選、誤答、誤記的機率較高。下面的資料中我們的資料偏漳區內出現了一些老泉音，由我們的調查經驗來看，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最明顯的例子，如表(20)「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鞋」字音的紀錄」，老泉音 æ 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都是 0%，但在表(21)「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鞋」字音的反映」老泉音 æ 反而有 9-11% 的佔有率，令人不敢相信。我們猜測可能因為一般人分不清老泉音 æ 和新泉音 ue 的區別而發生誤選、誤答的結果。推測所有老泉音的回答應該是新泉音之誤。

我們無法估計上面兩個問題可能造成多大的落差或誤差，但是這不會影響我們的結論，因為我們要求的只是兩份資料所顯示的「趨勢」，也就是「質」的問題，而非量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要求精確的數值，兩份資料的數據所顯示的「趨勢」是一致的，其可能落差或誤差，應該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何況，我們也只有這兩種資料可用來做社會方言學的「真時比較」，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以下姑且不管這些可能的誤差，我們嘗試把兩份資料當成是一種相差約 35 年的大

個「字類」。不同的字無法做比較，一類字音也無法和一個字音做比較。我們所要比較的必須是完全同字的字音。

學生閩南語語音變體認同的正式體反應資料，來進行社會方言學的「真時比較」，以檢驗台灣閩南語是否正在進行著語音的變化。

2.2.3 和表面時間的比較

鍾露昇(1967)和我們的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1999)因為只調查青年層一個年齡層，所以沒有所謂辦法做表面時間的比較，但是洪惟仁等(1999-2003)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台灣社會方言學調查，年齡是主要的變項，有詳細的調查，部分成果已經整理為洪惟仁(2003)《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本文在各個字類作了真時比較之後也引用了上述調查資料所做的表面時間比較進行比較，如果兩種比較沒有矛盾，甚至是一致的，那就更可以證明台灣閩南語的確是正在向著某一個方向進行著變化了。

2.2.4 相關性的展示與統計

我們採用兩種方法來表現兩種資料的相關性。一種是圖示法。本文通常採用曲線圖，如本文圖(22)就是分別就漳音、新泉音、老泉音三種變體⁵，比較台灣全區或各區各個音類音讀的變化。如央元音的變體分佈曲線圖顯示老泉音一直佔著穩定的少數，新泉音減少了，但是漳音增加了。這種情形在偏泉區的變化圖(27)更明顯。曲線圖所顯示的是相對數值和變化趨勢。

至於數值變化的相關性，基於我們資料可以定性為「多項的分類資料」(multiple categorized data)，所以我們採用了 chi-square 檢定，檢查兩種數字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比如我們把錯誤機率(probability)設為 0.005，那麼按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df) 查表，df = 2 時，其臨界值(critical value)應該是 10.597，假定我們所統計出來的 chi-square 值超過臨界值，就可以證明有顯著差異。

以「鼠」字的音讀為例。根據表(13)，我們主張 35 年間台灣閩南語「鼠」字的音讀有顯著的變化，針對這個命題，「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 H₀)及「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 H₁)分別是：

⁵ 本文把台灣閩南語方言方言分為三區，即偏泉區、偏漳區、混合區。偏泉方言的音讀比較保守的謂之老泉音，比較後起的變體謂之新泉音，偏漳方言的音讀比較保守的謂之老漳音，比較後起的變體謂之新漳音。據此，我們把「偏泉方言」中央元音韻類目前尚保存央元音音讀的方言叫做「老泉腔方言」，其分佈區謂之「老泉區」，相對的，「偏漳方言」中鼻音韻類〈禪〉字母目前上保存 uinn 音讀的方言叫做「老漳腔方言」，其分佈區謂之「老漳區」。

H_0 ：35 年間台灣閩南語「鼠」字的音讀沒有顯著的變化

H_1 ：35 年間台灣閩南語「鼠」字的音讀有顯著的變化

如果 H_0 成立，那麼必須是 $X^2 \leq 10.597$ ，但是經過我們的統計調查數據的結果，偏泉區的 chi-square 值 $X^2=62.38$ ，遠比 $p < 0.005$ 的臨界值 10.597 大得多，也就是 $X^2 > 10.597$ ，由此否決(rejec)了 H_0 的虛無假設，而我們主張的對立假設 H_1 就可以成立了。

以下我們就按這個模式來證明台灣閩南語的語音正在進行著顯著的變化。

1.3 比較的字類與字音

鍾露昇和我們所做的兩份調查資料中，調查條項相同的字有鼠、豬、雞、皮鞋、皮鞋、糜、^頭毛等共 7 個字音。我們調查變項涵蓋面較廣，但鍾露昇的調查條項只有 27 詞 55 字，資料中沒有有關〈入〉字頭聲母(j)的條項，也沒有陽入聲本調的資料⁶，所以我們可以說鍾露昇(1967)的資料只能提供我們部分韻母音讀變化的比較。

本文只比較兩大類韻母：「央元音韻母」及「鼻化音韻母」。上列7個字分為5個字類(字類的命名前字採《彙音妙悟》韻目、後字採《十五音》韻目)，羅列如下：

(8) 比較的字類及字音

一、央元音韻母

1. 〈居居〉類：鼠、豬
2. 〈科檜〉類：皮
3. 〈雞稽〉類：雞、鞋

二、鼻化音韻母

4. 〈科糜〉類：糜
5. 〈毛扛〉類：毛

茲將各個字音的音讀類型列表如下(‘—’表示沒有新的變體，新音與老音⁷相同)：

(9)

	例字	閩南語 祖語	彙音妙 悟(泉)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漳)	老漳音	新漳音

⁶ 這個資料有一個陽入聲的「月」字，但這個字是用在「月娘」一詞中，唸的是變調，不是我們所想知道的陽入本調。

⁷ 下表中對於各種變體的性質都有定性，並有擬音。所列屬於參考性質，非本文主題，為簡省篇幅，此處不作詳細的說明。讀者有興趣請參考筆者其他歷史音韻學的論著。

央元音 韻母	鼠	*chy	居	chi	chu/chi	居	chi	—
	豬	*ty	居	tí	tu/ti	居	ti	—
	皮	*phuə	科	phə	phe	檜	phue	—
	雞	*kəi	雞	kəe	kue	稽	*kei	ke
	鞋	*əi	雞	əe	ue	稽	*ei	e
鼻化音 韻母	糜	*muə	科	bə/māi	be	糜	muē	muāi/bue
	毛	*mō	毛	mŋ	—	扛	mō	—

能夠比較的字只有7個，不免令人遺憾⁸。不過鍾露昇的資料既然只有這些和我們相同，我們也只能就這些字做比較了。

3. 三十五年間大專青年語音的演變

以下逐類、逐字來進行比較，最後再分為兩個大類做綜合檢討，證明這些字音的台灣話正在進行著變化。比較時將台灣的閩南語分佈區分為三類，即「偏泉區」(泉)、「偏漳區」(漳)、「混合區」(混)。方言分類依照洪惟仁〈台灣語言方言分區圖〉(見附圖2004年修正版)所示的方言分區。

3.1 〈居居〉類的變化

〈居居〉類韻母音讀的詞彙擴散現象最明顯。聲讀相當一致，但韻讀則有差異。台灣閩南語普通腔「鼠」、「豬」……傾向於變成漳音[-i]的字，但其他的字，如「煮」、「書」、「需」、「如」……等則傾向於變成同安音[-u]。但老泉音的[-i]趨向沒落是大趨勢。後一類在鍾露昇(1967)的調查報告沒有資料，而前一類在鍾露昇的詞表中有兩個調查字，即「鼠」和「豬」和洪惟仁的詞表一致，可以做〈居居〉類字音的比較，但請注意以下的調查結果只能顯示第一類字的音變趨勢：

3.1.1 「鼠」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⁸ 雖然鍾露昇(1967)所能提供的比較不多，但是如作者在序言所說的：「作者也只希望提供台灣閩南語方言的一個大略輪廓，而這已經費了很大的力氣。」

(10)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鼠」字音的反映

鼠	總計		漳 chi		新泉 chu		老泉 chi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28	100%	45	35%	54	42%	29	23%
混	163	100%	89	55%	67	41%	7	4%
漳	193	100%	138	72%	54	28%	1	1%
全區	484	100%	272	56%	175	36%	37	8%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1)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鼠」字音的反映

鼠	總計		漳 chi		新泉 chu		老泉 chi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80	100%	138	77%	15	8%	27	15%
混	252	100%	194	77%	45	18%	13	5%
漳	263	100%	234	89%	12	5%	17	6%
全區	695	100%	566	81%	72	10%	57	8%

由上面的比較，35 年間老泉音的比率沒有很大的變化，但偏泉區內的老泉音 chi 減少了 8%，新泉音(同安腔) chu 減少了 34%，漳音 chi 增加了一倍以上。總體看來，泉音正大量地向漳音轉移。

進行 chi-square test 統計，以檢定洪惟仁資料和鍾露昇資料的相關性，得 chi-square 值如下（括弧內表示我們採用一個相當嚴格的標準 $p < 0.005$ ，其臨界值=10.597，下同）：

偏泉區 62.38 ($p < 0.005$)

混合區 27.25 ($p < 0.005$)

偏漳區 56.30 ($p < 0.005$)

由 chi-square 值遠高於臨界值可以推斷，35 年間「鼠」字音的變化，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都是顯著的。

3.1.2 「豬」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2)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豬」字音的紀錄

豬	總計	漳 ti	新泉 tu	老泉 ti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29	100%	76	59%	34	26%	19	15%
混	163	100%	163	100%	0	0%	0	0%
漳	148	100%	148	100%	0	0%	0	0%
全區	440	100%	387	88%	34	8%	19	4%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有兩筆「豬」字，一在 38.1 條，一在 48.1 條，兩者的數字相差極微，48.1 條中 *ti* 變體的合計只佔 5%，38.1 條佔 6%，而 *ti* 變體則增加了 1%。以下只取用 38.1 條，統計結果如下：

(13)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豬」字音的反映

方言區	豬		總計		漳 <i>ti</i>		新泉 <i>tu</i>		老泉州 <i>ti</i>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80	100%	143	79%	7	4%	30	17%		
混	253	100%	245	97%	3	1%	5	2%		
漳	261	100%	247	95%	5	2%	9	3%		
全區	694	100%	635	91%	15	2%	44	6%		

比較上列兩個數字，我們發現漳音 *ti* 仍然維持壓倒性優勢，並且略有增加，和「鼠」字一樣，增加的部分都是由同安腔 *tu* 轉換而來的。雖然老泉州音 *ti* 看不出顯著的變化，但偏泉區內的新泉州音 *tu* 大量流失，變成漳音了，這個現象在偏泉區來的變化特別明顯。進行 chi-square test 統計，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33.235 ($p < 0.005$)

混合區 5.255 ($p < 0.005$)

偏漳區 8.22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35 年間的「豬」字音，在偏漳區和混合區沒有顯著的變化，但在偏泉區的變化是顯著的。

「鼠」和「豬」都是傾向於變成 *i* 韻的一類，但是比較上述的資料可見，「豬」字音比「鼠」字音更早變成 *i* 韵。廈門音也表現了同樣的現象，杜嘉德(Douglas 1873)記載廈門音「鼠」字唸成 *chu*²，跟同安音相同；但「豬」字唸漳音 *ti*¹，注云：「同安音常唸 *tu*¹，與廈門鄉下同。」「鼠」和「豬」兩字變化速度的差異表現了詞彙擴散現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鍾露昇 1967 的資料在混合區和漳腔區的 *ti* 已經達到 100%，怎麼洪惟仁 1999 的調查反而下降到 95-97% 呢？相差 3-5% 應該還沒有到顯著差異，不值得重視，如果要勉強解釋的話，可以歸因於前述兩者調查方法的差異。

3.2 〈科檜〉類的變化

〈科檜〉類的字，兩個調查資料共同的部分只有「皮鞋」字。比較如下：

3.2.1 「皮」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4)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皮鞋」字音的紀錄

皮	總計		漳 phue		新泉 phe		老泉 phə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32	100%	26	20%	80	61%	26	20%
混	162	100%	156	96%	6	4%	0	0%
漳	148	100%	142	96%	5	3%	1	1%
全區	442	100%	324	73%	91	21%	27	6%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5)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皮鞋」字音的反映

皮	總計		漳 phue		新泉 phe		老泉 phə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7	100%	106	60%	45	25%	26	15%
混	253	100%	191	75%	40	16%	22	9%
漳	262	100%	212	81%	31	12%	19	7%
全區	692	100%	509	74%	116	17%	67	10%

由上表所示，35 年來有關「皮鞋」字的讀音，雖然全區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但是偏泉區的數字變化很大，老泉音[phə]減少了 5%，新泉音[phe]減少了 36%，而漳音增加了 40%。而混合區和偏漳區增加了大約一成的新泉音和少數老泉音。進行 chi-square 檢定所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52.852 ($p < 0.005$)

混合區 32.257 ($p < 0.005$)

偏漳區 18.556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5 年間「皮」字音的變化都是顯著的，尤其是偏泉區變化最為顯著。

3.3 〈雞稽〉類的變化

〈雞稽〉類的字在鍾露昇和洪惟仁的調查詞項有兩個相同的字，即「雞」和「鞋」。調查結果比較如下：

3.3.1 「雞」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表中數字因 Excel 軟體自動四捨五入的結果，總數不一定等於 100%)：

(16)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雞」字音的紀錄

雞	總計		漳 ke		新泉 kue		老泉 kœ	
方言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30	100%	31	24%	98	75%	1	1%
混	162	100%	159	98%	3	2%	0	0%
漳	148	100%	144	97%	4	3%	0	0%
全區	440	100%	334	76%	105	24%	1	0.2%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7)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雞」字音的反映

雞	總計		漳 ke		新泉 kue		老泉 kœ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9	100%	113	63%	55	31%	11	6%
混	253	100%	210	83%	32	13%	11	4%
漳	259	100%	220	85%	25	10%	14	5%
全區	691	100%	543	79%	112	16%	36	5%

從全區看來，雖然漳音 ke 略有增加，但兩者相差不大。比較顯著的是老泉音 kœ 似乎增加了，但我們在汐止老泉區的調查，老派的 kœ 音有顯著沒落的現象，這似乎有一點詭異。為了追查原因，我們檢查鍾露昇的受訪者出身，發現老安溪方言區的發音人只有一人，來自汐止。又洪惟仁的調查資料中混合區、偏漳區分別有 11-14 筆老泉音，這是異常的現象。照筆者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資料判斷，可能有一些受訪者因為音近聽混了，把 kue 聽成 kœ 了。新泉音的 kue 在偏泉區減少了一半，轉到漳腔的 ke 去了。

進行 chi-square test 檢定結果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60.873 ($p < 0.005$)

混合區 23.240 ($p < 0.005$)

偏漳區 15.991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5 年間「雞」字音的變化都是相當顯著的，而偏泉區的變化最為顯著。

3.3.2 「鞋」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8)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鞋」字音的紀錄

鞋	總計		漳 e		新泉 ue		老泉 œ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32	100%	30	23%	102	77%	0	0%
混	164	100%	155	95%	9	5%	0	0%
漳	148	100%	144	97%	4	3%	0	0%
全區	444	100%	329	74%	115	26%	0	0%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19)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鞋」字音的反映

23.4 鞋	總計		漳 e		新泉 ue		老泉 œ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9	100%	109	61%	50	28%	20	11%
混	254	100%	205	81%	27	11%	22	9%
漳	261	100%	199	76%	34	13%	28	11%
全區	694	100%	513	74%	111	16%	70	10%

在鍾露昇的資料裡唯一來自汐止老安溪腔的青年在「雞」字還唸老泉音kœ，但是「鞋」這個字卻唸ue，所以老泉音的數字是0；但洪惟仁的資料有較多的老泉音，其中可能有些是和ue混淆而誤答的結果。

進行 chi-square 檢定的統計，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77.352 ($p < 0.005$)

混合區 19.469 ($p < 0.005$)

偏漳區 31.703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無論那一個方言區，35 年間「鞋」字音的變化都是相當顯著的，尤其是偏泉區最為顯著，偏泉區的新泉音 ue 大量轉讀漳音 e 了。

3.4 央元音韻母總檢討

以上的央元音字類的閩南語祖語韻母音讀擬爲*[-y]，漳州方言很早就去唇音化，變成[-i]了，唯老泉音變成央元音音讀[-i]保存著區別。不過有些泉州內部方言也早已開始變成非央元音的音讀[-u](同安)或[-i](晉江、惠安)，本文把[-u]稱之為「新泉音」，而[-i]讀則歸類為漳音。央元音韻類在閩南、台灣只有這三種類型：老泉音、新泉音、漳音。

這三種類型的變體在台灣經過三百多年的競爭，逐漸有了結果。比較了鍾露昇和洪惟仁有關央元音 3 個類 5 個字的語音變化的調查結果，發現老泉音和新泉音都正在向漳音靠攏，經過 chi-square 檢定證明每一個字的變化都是非常顯著的，尤其是偏泉區的 chi-square 值遠比其他兩個區大，顯示這個區的變化最為顯著。偏泉區的變體中老泉音顯示穩定的少數，而新泉音顯示向漳音靠攏的趨勢。

這樣，我們用「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了 35 年間台灣閩南語的央元音字類的確已經發生了變化。據此可以推論整個央元音字類的音讀，所有「表面時間」所顯示的變化傾向是「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只是「穩定的年齡級差」。

雖然我們把台灣的閩南語方言分為三個區分別統計，但只有偏泉區的變化最明顯，把全區和偏泉區算出來，其餘的就可以預測了。以下只分台灣全區和偏泉區，就上述的變化方向做個總檢討。

3.4.1 台灣全區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茲分漳音、新泉音、老泉音三類，將上述 5 個字音合計如下：

(20) 鍾露昇資料台灣全區合計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484	100%	272	56%	175	36%	37	8%
豬	440	100%	387	88%	34	8%	19	4%
皮	442	100%	324	73%	91	21%	27	6%
雞	440	100%	334	76%	105	24%	1	0.2%
鞋	444	100%	329	74%	115	26%	0	0%

合計	2250	100%	1646	73%	520	23%	84	4%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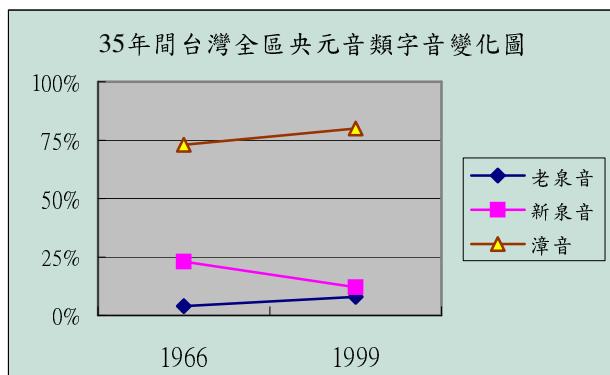
(21) 洪惟仁資料台灣全區合計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695	100%	566	81%	72	10%	57
豬	694	100%	635	91%	15	2%	44	6%
皮	692	100%	509	74%	116	17%	67	10%
雞	691	100%	543	79%	112	16%	36	5%
鞋	694	100%	513	74%	111	16%	70	10%
合計	3466	100%	2766	80%	426	12%	274	8%

由上面的數據可見，35 年間，漳音和老泉音都略有增加，但新泉音明顯的減少了。總數漳音只增加 7%，老泉音由 4% 到 8%，雖然老泉音表面增加了 2 倍，但是老泉音的比例本來就很少，8% 的分佈仍然是最弱勢。我們可以說 35 年前老泉音在偏泉區的知識階層就已經達到穩定的少數了；至於新泉音由 23% 減為 12%，顯著地減少了，相對的漳音則增加了 7%，可以說新泉音所損失的絕大部分都向漳音靠攏了。

茲將兩個資料總計列表如下，以見台灣全區 35 年間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22)



以上以百分比所繪製的曲線圖看出漳音佔了極大的競爭優勢。至於變化的顯著性，我們根據筆數 (frequency) 進行 chi-square 檢定的結果，chi-square 值 142.244 ($p < 0.005$)，證明是非常顯著的變化。

3.4.2 偏泉區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台灣全區央元音韻類音讀的變化最顯著的是偏泉區內。茲將各種變體分漳音、新泉

音、老泉音三類，將上述 5 個字音合計如下：

(23) 鍾露昇資料偏泉區合計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128	100%	45	35%	54	42%	29	23%
豬	129	100%	76	59%	34	26%	19	15%
皮	132	100%	26	20%	80	61%	26	20%
雞	130	100%	31	24%	98	75%	1	1%
鞋	132	100%	30	23%	102	77%	0	0%
合計	651	100%	208	32%	368	56%	75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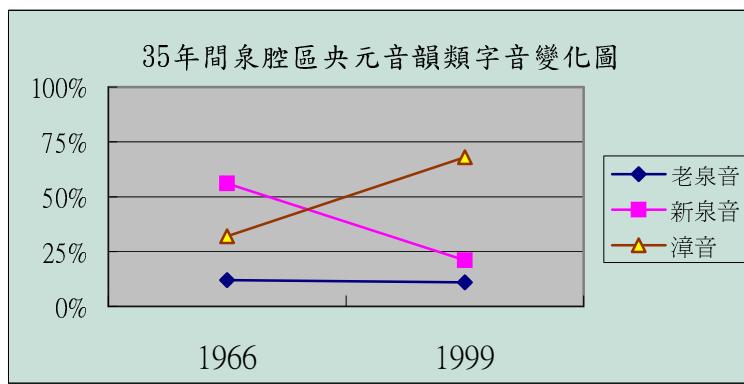
(24) 洪惟仁資料偏泉區合計

	總計		漳音		新泉音		老泉音	
鼠	252	100%	194	77%	45	18%	13	5%
豬	180	100%	143	79%	7	4%	30	17%
皮	177	100%	106	60%	45	25%	26	15%
雞	179	100%	113	63%	55	31%	11	6%
鞋	179	100%	109	61%	50	28%	20	11%
合計	967	100%	665	68%	202	21%	100	11%

由上面的數字可見，兩個時代的老泉音沒有顯著的變化，但是新泉音和漳音的比率顯示非常顯著的變化。我們看出 1960 年代的偏泉區知識青年有 56% 採用新泉音，變成漳音的只有 32%，換言之仍不失泉腔特色；但是 1990 年代的調查，偏泉區的知識青年採用新泉音的由 56% 降到 21%，但是變成漳音的由 32% 增加到 68%，增加率在一倍以上。這個數字說明了：35 年間在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中漳音事實上取得了絕對的優勢。

現在將 35 年間偏泉區三種變體的消長按平均百分比製成下圖：

(25) 35 年間偏泉區央元音韻類字音變化圖



以上的曲線圖明顯的告訴我們 35 年間知識分子央元音韻類的語音變化趨勢，老泉音由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一直保持穩定的少數，但是新泉音和漳音則成交叉狀的消長趨勢，新泉音急速衰頽而向漳音靠攏。我們做了 chi-square 檢定，得到 238.529 ($p < 0.005$) 的 chi-square 值，證明變化是非常顯著的。

3.4.3 偏泉區真實時間與表面時間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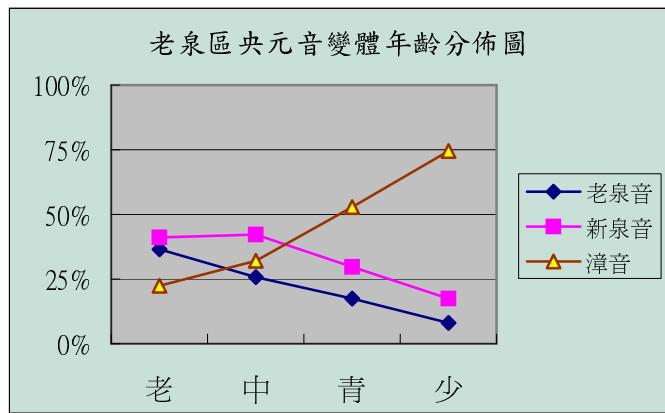
再比較我們的一般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共時變異。我們同樣選取五個完全相同的字，分成三個字類，加以平均，看看變化最明顯的老泉區音變的趨勢。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26) 台灣老泉區央元音韻類變體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老泉音	36.5%	25.7%	17.5%	8.0%
新泉音	41.1%	42.2%	29.7%	17.5%
漳音	22.4%	32.1%	52.9%	74.5%

絕對數字所顯示的意義不大，這裏要比較的只是它們的音變趨勢，請看以下的曲線圖：

(27) 老泉區央元音韻類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這是一個「表面時間」的音變趨勢圖，。我們的中年層設定為 41-60 歲戰後出世的一個世代，正好和鍾露昇 1960 年代所調查的年齡層相當，所以應該由圖(27)的中年層以下的曲線和圖(25)的「真實時間」的音變趨勢圖作一個比較。我們把兩個圖做比較，發現音變趨勢幾乎一致：漳音一致地陡直上升，新泉音由中年層開始陡直地下滑。

比較不同的是保存央元音變體的老泉音，在圖(25)是緩降的曲線，但在圖(27)的曲線則比較陡。其中差異正好反映了知識階層和一般民眾的差異，因為鍾露昇(1967)和我們的認同調查(1999)，對象是大專學生，但是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的對象大部分是一般的勞動階級。知識分子屬於白領階級，白領階級向優勢音靠攏的音變速度比勞動階級高，這是普遍自然的現象。(25)圖的新泉音曲線也顯示知識青年比一般青年更早由老泉音變成新泉音，並且和(27)圖一樣陡直地下降，變成漳音。

這個真實時間比較和表面時間的比較顯示兩者的音變趨勢是一致的。我們的真實比較已經證明了央元音韻類音讀是進行中的變化，經過和表面時間的音變趨勢的比較，使我們對這個結論更具信心，由此推論我們在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進行的表面時間比較顯示的音變趨勢應該都是「進行中的變化」。

3.5 〈毛扛〉類的變化

3.5.1 「毛」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調查資料有兩個〈毛扛〉類的字，即「兩斤」和「頭毛」(頭髮)，這個兩個字在漳州音都屬於〈扛〉字母(-õ韻)，在泉州音都屬於〈毛〉字母(-ŋ韻)。但中古音前者屬陽聲韻，後者屬陰聲韻，台灣閩南語也顯示兩個字的變化方向完全不一樣。「兩」漳州音 nõ，泉州音 nŋ，兩者競爭的結果，台灣優勢音傾向於變成 nŋ；「毛」漳州音 mõ，泉州音 mŋ，兩者競爭的結果，台灣優勢音傾向於變成 mõ，所以兩個字各有代表性。可惜我們

的大學生認同調查字表沒有「兩」字，只有「毛」字，因此以下的比較只限於「毛」字的音讀。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反映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28)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頭毛」字音的紀錄

頭毛	總計		漳 mō		泉 mŋ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14	100%	9	8%	105	92%
混	144	100%	20	14%	124	86%
漳	139	100%	131	94%	8	6%
全區	397	100%	160	40%	237	60%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29)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頭毛」字音的反映

頭毛	總計		漳 mō		泉 mŋ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8	100%	120	67%	58	33%
混	251	100%	159	63%	92	37%
漳	262	100%	223	85%	39	15%
全區	691	100%	502	73%	189	27%

從上面的統計看出，35 年間漳音和泉音的優勢完全逆轉了。1960 年代泉音在偏泉區和混合區都佔著絕對優勢 (86-92%)，但是到了 1990 年代泉音的 mŋ 只剩 33% 或 37% 的佔有率，而漳音的 mō 在偏泉區和混合區的佔有率由 8% 或 14% 陡升到 63% 或 67%。進行 chi-square 檢定，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99.832 ($p < 0.005$)

混合區 90.322 ($p < 0.005$)

偏漳區 7.316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在偏泉區和混合區，35 年間「毛」字音的變化都是相當顯著的，只有漳腔區沒有顯著的變化。這顯示漳腔區對於漳音相當堅持，相對的，泉腔區和混合區卻已經不再堅持泉音，急速地向漳音靠攏。

3.6 〈科糜〉類的變化

鍾露昇的資料中有一個特別的字「糜」，屬於〈科糜〉字類，這個字的老漳音 muē，屬鼻音韻，但老泉音 bə，屬口音韻，泉音發生了去鼻化音變(denatalization)，漳音沒有 k，屬於漳泉音例外的對應關係。

3.6.1 「糜」字音的比較

鍾露昇的大學青年調查資料中有八種變體，其中 5 種在現代台語中比較常用，被列入洪惟仁的調查條項中，其餘 3 種很少用，在洪惟仁的調查中沒有列入問卷的答項中。這裏只列兩者變體相同的資料加以統計，以爲比較，其他變體只列爲參考。統計結果如下：

(30) 鍾露昇調查大學青年「糜」字音的紀錄

糜	總計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e		新漳 muāi		老漳 muē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21	100%	21	17%	76	63%	5	4%	10	8%	9	7%
混	150	100%	0	0%	5	3%	1	1%	79	53%	65	43%
漳	145	100%	1	1%	6	4%	1	1%	78	54%	59	41%
全區	416	100%	22	5%	87	21%	7	2%	167	40%	133	32%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少數的變體，列如下表以爲參考：

(31) 鍾露昇調查資料中「糜」其他的變體

	ma	mai	me
泉	1	6	2
混	0	12	1
漳	0	3	0
總計	1	21	3

洪惟仁的大專青年認同調查資料統計結果如下：

(32) 洪惟仁調查大專青年「糜」字音的反映

糜	總計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e		新漳 muāi		老漳 muē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泉	177	100%	14	8%	46	26%	23	13%	45	25%	49	28%
混	252	100%	9	4%	11	4%	9	4%	169	67%	54	21%

漳	263	100%	8	3%	19	7%	5	2%	136	52%	95	36%
全區	692	100%	31	4%	76	11%	37	5%	350	51%	198	29%

上表列了 5 種變體，泉音有老、新兩種，和上述其他的情形相倣，但漳音變體比其他的字音多了很多，*muē* 是最古老的變體，*muāi* 比較新，最新的是折衷泉腔去鼻化聲母的變體 *bue*。上列的數字，台灣全區的老泉音 *bə* 是穩定少數，沒有顯著變化，新泉音 *be* 則總計下降到 35 年前的一半強。

偏泉區無論是老泉音 *bə* 或新泉音 *be* 都減少了一半以上。相反的，漳音各種變體都穩定增加，尤其是偏泉區的增加率最多。整體而言新漳音 *muāi* 的增加率最多，1960 年代只有 40% 的佔有率，1990 年代已經昇高到 51%，佔有率超過一半了；而 *muē*，全區都穩定地維持在 30% 左右。

進行 chi-square 檢定統計，得 chi-square 值如下：

偏泉區 61.869 ($p < 0.005$)

混合區 27.199 ($p < 0.005$)

偏漳區 5.324 ($p < 0.005$)

由以上的 chi-square 值來看，在偏泉區和混合區，35 年間「糜」字音的變化都是相當顯著的，只有漳腔區的變化顯著性比較低。

3.7 鼻音韻類總檢討

閩南語所謂「鼻音韻母」指韻核具有鼻音特徵的韻母，韻核鼻音的歷史來源主要是鼻音韻末，如「兩」、「酸」、「光」…等，這一類韻母在漳腔分別唸成鼻化元音 *ə̄* 或 *ūi*，但在泉腔則一律唸成 *ŋ*，根據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發現，台灣閩南語演變的趨勢是傾向於變成泉音 *ŋ*；另一種韻核鼻音的歷史來源主要是鼻音聲母，大部分古鼻音聲母今閩南語沒有經過去鼻化的仍保存鼻音。無論來源如何，聲母和韻核的鼻音必須一致，謂之「聲母韻核鼻音協同」 (CV nasal harmony)，如「罵」、「媽」、「貌」等。

本文所討論的「毛」和「糜」屬於第二類鼻化音韻母，這類字的韻母在老漳音保存鼻化聲母鼻化元音，但在泉腔有些字泉腔失去鼻音，如「糜」唸成 *bə* 就是一個代表；但「毛」唸成 *mŋ* 有些變成成音節鼻音，不但聲母保持，鼻音，韻母進一步上升為成音節鼻音。因為偏泉區的變化總是比較激烈，以下我們還是分為「台灣全區」和「偏泉區」來做比較。

3.7.1 台灣全區鼻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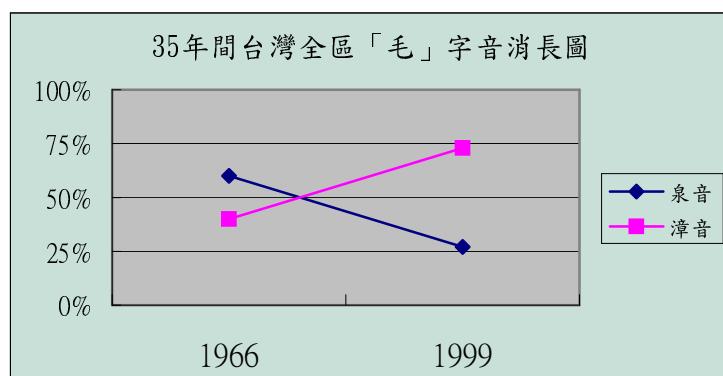
我們把表(31)(32)整理為下表：

(33) 台灣全區「頭毛」字音的變化

	泉 mŋ	漳 mõ
1966	60%	40%
1999	27%	73%

然後製成曲線圖如下：

(34) 35 年間台灣全區「頭毛」字音消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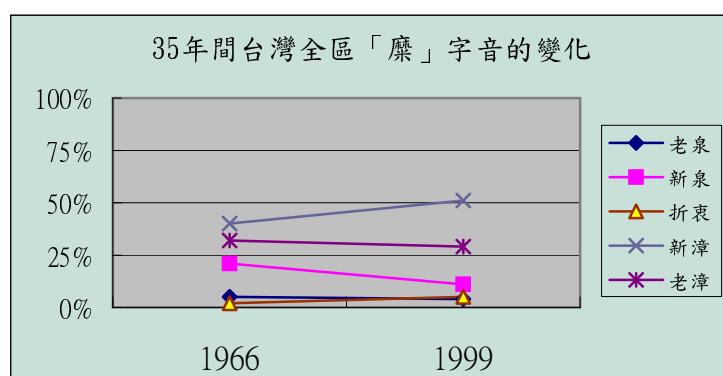
上圖中泉、漳音正好成了 X 狀交叉圖，泉音走衰而漳音升。再看台灣全區「糜」字音的變化。我們比較了 5 種「糜」字音的變體，茲將上面的資料整理如下表：

(35) 台灣全區「糜」字音的變化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e	新漳 muai	老漳 muɛ
1966	5%	21%	2%	40%	32%
1999	4%	11%	5%	51%	29%

再製成下面的曲線圖：

(36) 35 年間台灣全區「糜」字音變化圖



上面的曲線圖顯示老泉音 $bə$ 一直保持穩定少數，老漳音 mue 沒有顯著增加，倒是新泉音 be 衰頹了，而新漳音 $muai$ 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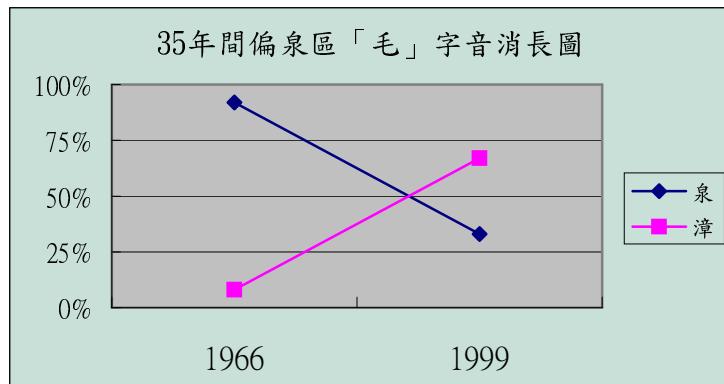
3.7.2 偏泉區鼻音韻類音讀的變化

(37) 偏泉區「頭毛」字音認同的變化

	泉 mj	漳 $mō$
1966	92%	8%
1999	33%	67%

製成消長圖如下：

(38) 35 年間偏泉區「毛」字音消長圖



由上圖看來，偏泉區的泉音急速沒落，而漳音上升，超越了泉音，漳音 $mō$ 與泉音 $mŋ$ 正好成了 X 狀消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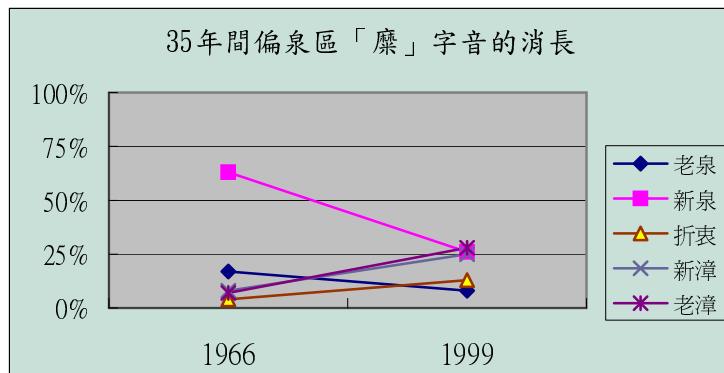
再看看偏泉區的變化。

(39) 偏泉區「糜」字音的變化

	老泉 $bə$	新泉 be	折衷 $buə$	新漳 $muai$	老漳 $muə$
1966	17%	63%	4%	8%	7%
1999	8%	26%	13%	25%	28%

製成曲線圖如下：

(40) 35 年間偏泉區「糜」字音的消長圖



由上圖可見，偏泉區內無論老泉音 $bə$ 或新泉音 be 都呈現衰頽現象，新泉音的下降趨勢更明顯，相對的漳腔音卻上升了，雖然老漳音 $muə$ 和新漳音 $muai$ 旗鼓相當，但在全區，新漳音 $muai$ 有較大的活力。

總結上面的論證，雖然「毛」字音和「糜」字音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鼻音韻字類，但是共同的特點是韻核的鼻音都不是由韻尾來的，而是由聲母來的。漳泉競爭的結果，漳音佔了優勢，而泉音都沒落了。

3.7.3 偏泉區真實時間與表面時間的比較

和央元音韻類一樣，這一節我們要拿上述的「真實時間」比較結果和我們的一般社會方言調查資料所顯示的「表面時間」比較一下是否有一致的趨勢。因為偏泉區的變化比較激烈，以下只比較偏泉區的音變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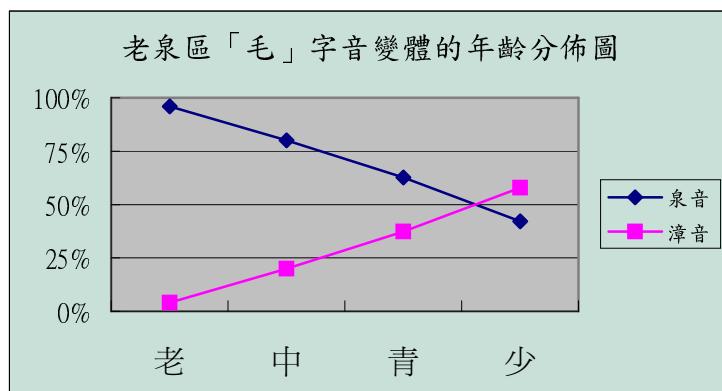
先看「頭毛」字一般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

(41) 台灣偏泉區「頭毛」字音變體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泉音 $m\eta$	95.9%	80.0%	62.7%	42.2%
漳音 $mō$	4.1%	20.0%	37.3%	57.8%

製成曲線圖如下：

(42) 老泉區「頭毛」字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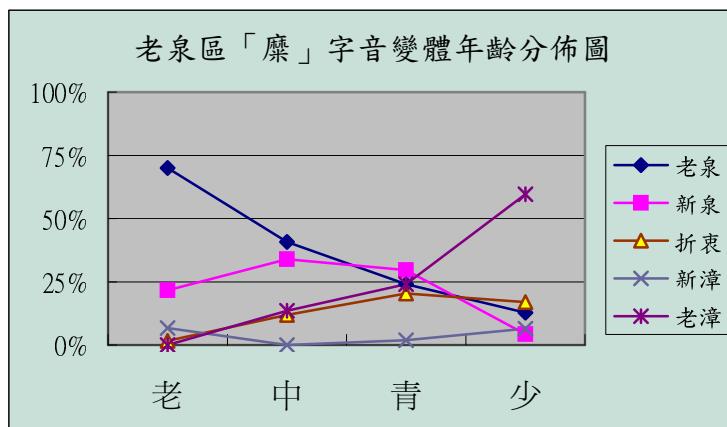
這是「毛」字音變體在年齡分佈上顯示音變的「表面時間」，我們拿來比較圖(34)的「毛」字相差 35 年的「真實時間」的音變比較一下，就可以發覺兩者的音變趨勢是一致的：泉音 $m\eta$ 陡直下降，而漳音 $mō$ 陡直上升。再看「糜」字音的調查結果。

(43) 台灣老泉區「糜」字音變體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老泉音 ber	70.0%	40.7%	24.1%	12.8%
新泉音 be	21.7%	33.9%	29.6%	4.3%
折衷 bue	1.7%	11.9%	20.4%	17.0%
新漳音 muai	6.7%	0.0%	1.9%	6.4%
老漳音 mue	0.0%	13.6%	24.1%	59.6%
合計	100%	100%	100%	100%

再製成下面的曲線圖：

(44) 老泉區「糜」字音變體年齡分佈圖



由上圖可見，老泉區內老泉音 *bə* 呈現了急速衰頽，新泉音 *be* 在中年層尚略有上升，但自中年以下便節節敗退了。相對的，漳腔音都上升了，這一點和圖(40)所顯示的「真實時間」是完全一致的，所有的漳音都呈現上升的趨勢，但老漳音 *mue* 陡直上升，遠比新漳音 *muai* 更具活力，這一點和「真時比較」的結果稍有不同。在「真時比較」中老漳音 28%只比新漳音 25%多了 3%。這個不同也許可以看成是知識青年和一般社會人士的差異，知識青年比較傾向於支持較新的形式，而一般青年即相對保守。

因為取樣的基礎不盡相同，所以我們不比絕對的數字，只看趨勢，由上面「毛」、「糜」兩個字的字音看來，泉腔音都表現著衰頽的趨勢，而漳腔音則顯著地上升，證明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的確反映了台灣閩南語「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一個「穩定的年齡級差」。

4. 結論

任何語言內部都有方言變異，方言變異可能在年齡層上表現了漸層變化，叫做「年齡級差」(age grading)，這種共時的變異通常反映了歷時變化的現象，但是因為有些特殊的情形，年齡級差只是一種循環的共時變異，而不是「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因此年齡級差所呈現的只是一種「表面時間」，而不是「真實時間」。本文同時討論了三種不同的分佈圖式，論證任何圖式都沒有辦法從曲線的表面形式判斷這個語言或方言是否正在進行著變化。「年齡級差是進行中的變化」最完美的論證是社會語言學「真實時間」的證明。

非常幸運的，鍾露昇(1967)替我們留下 448 位大學生的調查紀錄，而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洪惟仁等 1999-2002)國科會計畫也做了 769 份「台灣大專青年

閩南語語音認同」問卷調查。本文將兩份資料儘量作同質化處理，進行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最後和我們的一般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進行比較。

本文進行真時比較的內容是包括兩個字類：央元音韻類 5 字和鼻音韻類 2 字的音讀。我們把台灣閩南語方言分為三個方言區：偏泉區、偏漳區、混合區比較 1966 年鍾露昇所調查的和 1999 洪惟仁所調查的兩份資料表現的變化，經過 chi-square 檢定，不論在那一個方言區，每一個字音的變化都是顯著的。

我們再分台灣全區和變化最明顯的偏泉區做總結性比較，chi-square 檢定證明變化非常顯著。在我們所比較的央元音韻類或鼻音韻類的 7 個字的字音，都顯示了 35 年間，台灣閩南語整體地向漳音靠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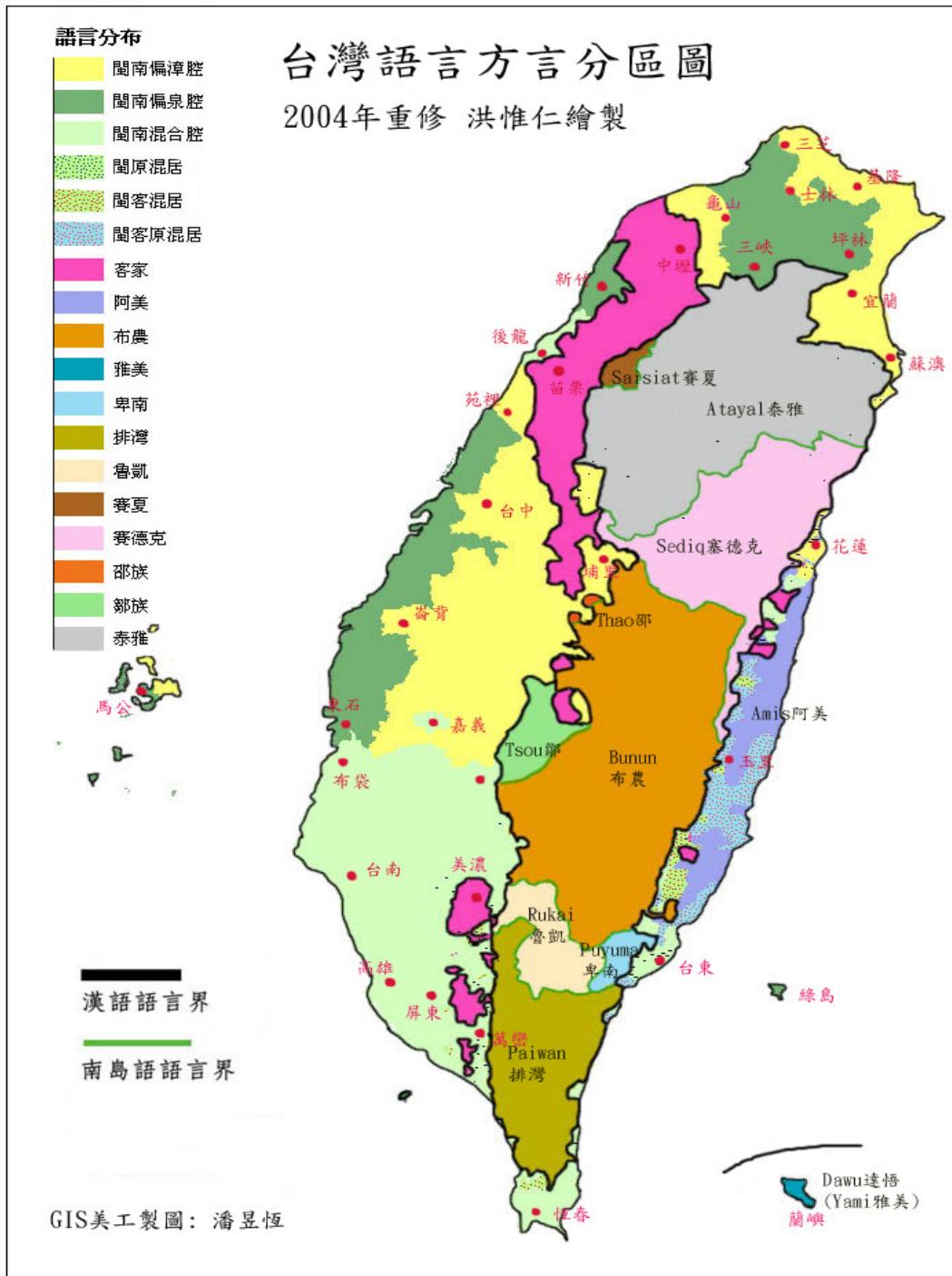
最後比較了老泉區「表面時間」和偏泉區的「真實時間」，發現兩者的音變趨勢幾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央元音變體和「毛」變體，簡直是「若合符節」，至於「糜」字音的變化，泉音和漳音同樣表現了交叉狀分佈的消長趨勢。

總而言之，以上的論據證明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的確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我們也據此推論：所有其他變項的調查數據所顯示的共時變異也應該都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

引用書目

- Chambers, J. K. 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Chambers, J. K. and P. Trudgill. 1998. *Dialectology*. 2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Glasgow。俗名《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Downes, William. 1998.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gdon: Fontana.
- Fowler, J. 198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stores, 24 years after Labov. Manuscript. New York University.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sound change. *Word* 19:273-309.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1): Internal Factor*. Blackwell.
- Labov, W.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2): Social Factor*. Blackwell.
- 林珠彩. 1995. 《台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小港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洪惟仁. 2002,9/7. 〈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語言研究所・首屆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洪惟仁. 2003,6.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淑娟. 2002. 《桃園大牛欄方言閩客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郁靜. 2002. 《麥寮方言的調查與研究——語音及詞彙初探》，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附圖)



摘要

本文首先論證任何方言變體的年齡分佈圖式所顯示的共時變異都只是一種「表面時間」，無法證明為「進行中的變化」。要證明一個語言或方言是否正在進行中的變化，最好做「真實時間」的比較。

本文根據鍾露昇(1967) 所留下的台灣大學生閩南語方言調查紀錄，和洪惟仁 1999 所進行的「台灣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問卷調查進行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在所比較的 7 個字都顯示台灣閩南語傾向變成偏漳腔，證明了 35 年間台灣閩南語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此一結果與洪惟仁等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1999-2002)的社會方言調查資料所統計的「表面時間」若合符節。證明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的確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

根據此一結果我們可以推論：所有其他變項的調查數據所顯示的共時變異也應該都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而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

關鍵詞：真實時間的比較、社會方言學調查、進行中的變化、穩定的年齡級差

On-going Changes in Taiwanese: A Real Time Comparison

Yuan Ze University

National Tai-chung Teacher's College

ANG Uiji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make a real-time comparison of two studies that were done 35 years apart to verify that some sound changes have been in progress in Taiwanese Minnan. Firstly we show 3 kinds of schema of paragon of distribution of variants, and argue that from studies in the apparent time we can infer some tendencies of change, but we cannot actually be certain that the sound changes are actually in progress.

We compare data of Chung (1967) and Ang (1999), which investigated the Taiwanese dialects spoken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n different times. This real time comparison testified that the sounds of 7 Taiwanese words under investigation have been undergoing changes during the 35-year interval. We further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the sociodialect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Ang (1999-2002), which shows very similar results, and they do verify that the apparent-time study actually reflects the real-time changes of Taiwanese.

Based on these comparisons we can further infer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all other apparent-time changes shown in our sociodialectological investigation actually reflect the real-time changes of Taiwanese.

Key words: real time comparison, sociodialectological investigation, change in progress,
steady age grading.